



XIWAI
LUANTAN

王彦辉 ◆ 著

戏外谈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戏

外

王彦辉
·
著

XIWAI
LUANTAN

乱弹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外乱弹 / 王彦辉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490-0796-7

I. ①戏… II. ①王… III. 京剧—戏剧评论—文集
IV. ①J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2012号

戏外乱弹

王彦辉 | 著

出版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宋姝鹏

责任校对 | 黄 源

封面设计 | 李中安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382千

印 张 | 25

插 页 | 8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12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796-7

定 价 | 6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欧阳中石先生为行唐县题写的“千年古县”刻石



行唐县许由村口的“许由故里”刻石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行唐县两岭口
金大定十一年摩崖石刻



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岳山庙会是我小时候看戏的时机之一



行唐县牛王寨风光



这块古碑把泉滋头村的历史推到了唐代之之前



行唐县红领巾水库风光



母亲 20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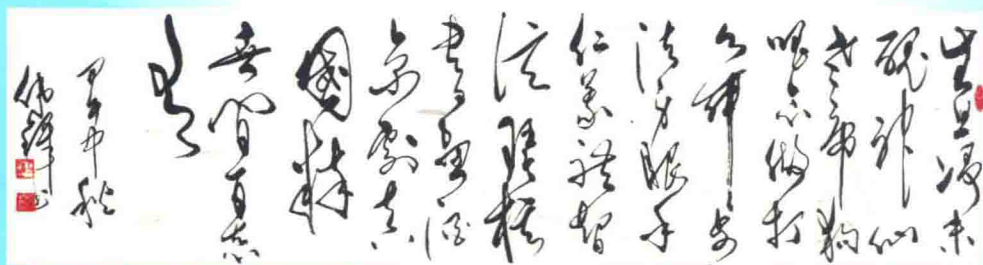
母亲 30 岁



母亲 70 岁



母亲 78 岁



三舅的书法作品



大哥王雅为大姐王真操琴



大姐王真参加石家庄市京剧票友大赛



大姐王真演唱《贵妃醉酒》



大姐王真演唱《凤还巢》

[illegible]

京剧的“味儿”、“劲儿”及其他

回文三原数

我发表过的谈戏文章



《霸王别姬》剧照 杨小楼饰项羽、梅兰芳饰虞姬



《铜美案》剧照 袁盛戎饰包拯、张君秋饰秦香莲



《群英会》剧照 叶盛兰饰周瑜



《铁笼山》剧照 杨小楼饰姜维



《连环套》剧照 王长林饰朱光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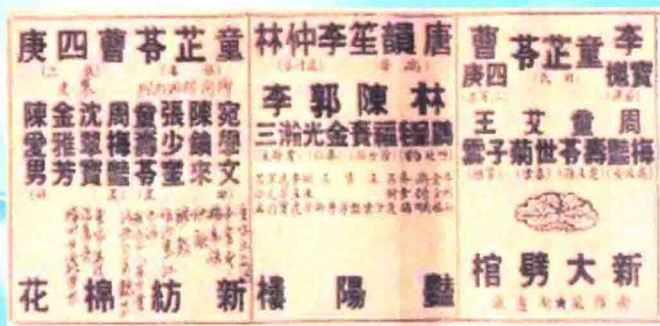
《徐策跑城》剧照 周信芳饰徐策



戏画《空城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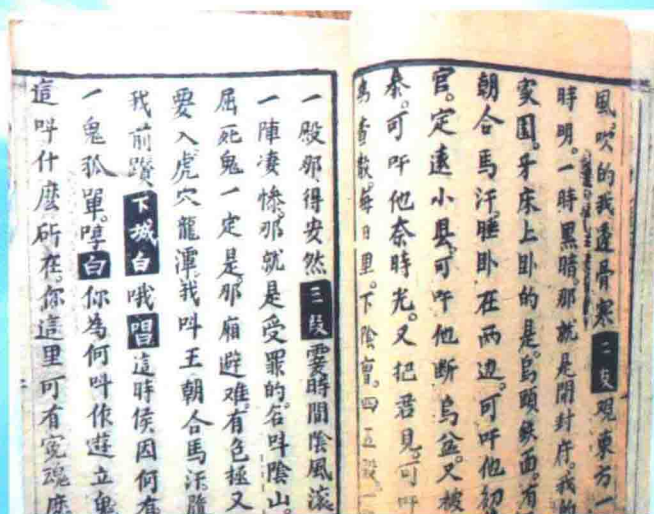
鄒慧蘭著的《身段譜口訣論》



童芷苓演出《大劈棺》《紡棉花》的老戏单



梅兰芳著的《移步不换形》



《探阴山》的老剧本



程硯秋演出《鎖麟囊》的特刊



劉曾復著的《京劇臉譜藝概》



吳小如著的《看戲一得》

序

王彦辉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十六年前,他由基层部队的一名助理翻译,调到我当主任的某部政治部任组织干事,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上尉军官。

彦辉是作为“笔杆子”被基层部队领导推荐到机关工作的。时间不长,这个年轻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但具有机关干部勤奋、刻苦的特点,而且对政治工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文字材料出手快、质量高,在各类行政事务中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很快就成为政治部的骨干。

我从小喜欢戏曲,也参与过兰州市文化部门组织的两次戏曲创作研讨会。节假日常到戏园中坐坐,听听戏,喝喝茶,放松一下身心。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间或有几个没有家庭拖累的年轻部下自告奋勇地陪同,这时我们就一边听戏一边玩双扣,彦辉有时也在其中。几次过后,我发现,其他人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打牌上,而彦辉则有些不同,他对台上的戏曲演出好像颇为关注,偶尔对剧情和表演发表几句评论,居然并不“外行”,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像他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喜欢看戏的寥寥无几,更不用说能看出“门道”来。彦辉虽生长在河北农村,却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对传统戏曲的喜爱由来已久。由此,我们之间关于戏曲的探讨交流也越来越多。后来彦辉结婚、生子,担任领导职务,公私事务都非常繁杂。而我由于工作的变动,不再担任彦辉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当面交流虽然不像以往那么频繁,但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我退休以后,到兰州军区将军书画院做一些首长关于书法学习创作方面的协调保障工作。书画院距原单位不远,彦辉经常顺路或专程来转



一转,看看我。虽然彦辉此时已是上校政委,但他一如既往地尊重和信任我。大到工作中的困难和烦恼,小到发表一篇文章、创作一首诗词、完成一方篆刻,都愿意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听听我的意见和建议。有时我手头的事务忙不过来,也请彦辉帮忙,他也总是毫不犹豫地接受,尽心尽力地完成。我们的关系和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下级”转化成了“忘年交”。

不久前,彦辉突然交给我一沓厚厚的稿子,说是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一些与京剧有关的文章,让我给看一看,如果还可以,打算结集出版,并请我给写个序言。对彦辉的请求,我当然不能推辞,抓紧时间把这些稿子看完了。说实话,尽管我自认为对彦辉已经比较了解,也知道他对戏曲的钟爱,但他的书稿仍然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彦辉让我看稿子时说得很明白,主要是请我帮他把一把政治、思想和艺术关,看看有无不妥。因此,我的序言,也就从这几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作为彦辉的老领导,我对他在政治上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就我的了解,彦辉说话作文,一不会丧失原则立场,二不会罔顾事实逻辑,三不会违背本性良知。因此我相信,他写这本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毫无功利目的,也不会有违心之论。看过书稿之后,更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判断:虽然这本书主要是谈戏,涉及政治的地方不多,但通过一些文章,也能够看出作者对立论基础的严守,政治上是“立得住”的。

我一贯认为,思想之可贵,一在于坚持独立性,不盲从;二在于体现时代感,不陈腐;三在于传递正能量,不颓废。彦辉的这本书,同样较好地做到了这几点。书中有不少商榷和辨析类的文章,对象也不乏“大家”,作者能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未必是不刊之论,但基本都能成一家之言;还有几篇文章,作者站在现代立场,对京剧一些传统剧目中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采取上纲上线的粗暴否定,而是通过鞭辟入理的深刻剖析,既有很强的说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历史、道德、文化等的看法。此外,书中还有不少针对当前文化乃至社会现象的批评性文字,有的还比较尖锐和犀利。但我在这些批评中,更

多感受到的不是“牢骚太盛防肠断”的情绪宣泄,而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积极态度,或者说是作者对“真、善、美”的热切期盼、强烈呼吁和大力推崇。

对于戏曲艺术,我也不是真正的行家,没有资格谈把关。但好在彦辉这本书讲的并非艰深的专业理论,“乱弹”当中涉及的一些艺术或“学术”问题,都是比较好懂的。我看了之后,总体上感觉论点准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基本上都能够言之成理,没有发现明显的“硬伤”和逻辑矛盾。有不少独到之见不但令我耳目一新,甚至对业内人士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作者的博闻强识和严谨态度。很多文章的主题或缘起虽然是京剧,但作者的思维和行文并没有局限于此,往往是举一反三、推而广之,行文当中广泛涉及了政治、哲学、历史、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领域,这集中体现在各篇文章的旁征博引和其后的大量注释上。由于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知识性,也有一定的趣味性和资料价值。即使是对戏曲毫无兴趣的人,从其他角度读一读这本书,也会有所启迪和收获。

要说这本书的些许不足之处,我觉得一是很多文章使用了大量引文,相对而言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显得不够突出;二是有些文章篇幅较长,结构也稍显松散。对这两点,彦辉都作了解释。他说前者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学力和身份都不足以立绳墨之论,使用大量引文既是为了证明自己言之有据,也是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后者则是因为写了十几年循规蹈矩、穿靴戴帽的公文材料,思维和文风受到一定的局限和束缚,写这些文章时便有意“放开”乃至“放纵”了一点,也算是有意的“矫枉过正”吧。对这种解释,我表示理解和接受,因此便没有责之过苛。

虎守宗

2014年9月于兰州军区将军书画院





目录

戏外乱弹

- 我的戏缘 / 1
- 从一桩历史公案说起 / 9
- 再谈京剧的“文化” / 18
- 京剧的“味儿”“劲儿”及其他 / 23
- “德艺双馨”杂谈 / 26
- 忆旧之难 / 34
- 说“反串” / 42
- 从一段戏词的不同版本谈说服原则 / 50
- “保定乾坤”和“博古通今”详考 / 58
- “往事萦怀”乱纷纷 / 87
- 英雄末路最堪悲 / 93
- 多面包公 / 103
- 《伍子胥》与伍子胥 / 121
- 《劈》《纺》漫谈 / 137
- 说不尽的《锁麟囊》 / 153
- 多情却被无情恼 / 171
- 敬畏之心不可无 / 182



羞恶之心今安在 / 190
曲之高者和必寡 / 197
君子各以所好为祸 / 206
两个糊涂老太太 / 222
女人的纠结与抉择 / 236
小大之辩 / 243
唱大戏如烹小鲜 / 269
万物恒易,易则有法 / 275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 294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 303
谁动了孙权的香炉 / 314
戏韵与诗韵 / 317
世风与艺风 / 330
演员与观众 / 349
客观与主观 / 356
随高与就低 / 362
出错与就错 / 373
乱弹七题 / 380
后 记 / 392



我的戏缘

我接触戏曲,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的农村还非常贫穷落后,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少有。平时和“文化生活”沾点边的,除了为数不多的露天电影,就是每年春季各村庙会上“写”来的戏。

母亲生于1936年,曾上过师范学校,在她们那个时期的农村妇女当中,算是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母亲是个戏迷,周围哪个村子过庙会,只要有戏,母亲肯定是要去看的。由于父亲在外工作不常回来,母亲看戏当然不能把幼小的我放在家中,于是便带我一同去看,反正小孩不要票。

但即使是看“白戏”,我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跟着瞎看,“门道”固然谈不上,连“热闹”也看不出来。倒是戏台下面人头攒动、熙攘喧哗的景象令我兴奋,加之时常还能吃到一点花生瓜子之类的零食,所以虽然不能说我从小就喜欢看戏,但确实是从小就喜欢进戏园子。

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时看的剧种极杂,以河北梆子、评剧、丝弦、老调等河北地方戏为主,间或也有京剧、豫剧等剧种,但具体看过什么剧目,却是想不大起来了。以农村的经济水平和演出条件,自然请不来什么大团名角,而乡亲们的欣赏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直接证据就是,除了我母亲偶尔会评论一下剧情和演员,还真没听到过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除了进戏园子看戏,村里放的电影也有戏曲片,那剧种就更杂了。在电影里看过什么剧目,我倒是记住了一些:有昆曲的《十五贯》,评剧的《花为媒》《杨三





姐告状》，豫剧的《花木兰》《七品芝麻官》，曲剧的《卷席筒》，吕剧的《墙头记》《李二嫂改嫁》，晋剧的《打金枝》，黄梅戏的《天仙配》《女驸马》，甚至还有越剧的《追鱼》《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和锡剧的《双珠凤》等。这其中还是京剧最多，大概是因为京剧电影拍得多的缘故。记得有《秦香莲》《望江亭》《白蛇传》《铁弓缘》《尤三姐》《杨门女将》《穆桂英大战洪州》等。奇怪的是，我不记得看过任何一部“样板戏”电影。现在想来，乡亲们对越剧、锡剧这些南方方言剧种能否听得懂，实在值得怀疑。但在我印象中，当时还真没有几个中途离场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那个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是多么匮乏。

像这样的看戏经历，实在羞于谈及，更谈不上什么体会和收获，但现在想来，这些对我后来喜欢戏曲还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起码它使我对戏曲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换句话说，如果我在长大之后才接触戏曲，也许会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本能地抵制，避而远之。

如果说喜欢戏曲有遗传基因作用的话，我的这部分基因主要来自外祖父家，我的父系家族对戏曲并没有特别的喜好。比如我父亲，身为中学校长，也算是文化人，却并不怎么看戏。我的老姥爷——也就是曾外祖父——是清朝的武秀才，俗话说“穷文富武”，老姥爷年轻时家境还是很好的，只不过后来他这一支家道中落了，其中原因我听母亲讲过，简单地讲就是老人分家不公，老姥爷在土地、房产等各方面都吃了大亏。不过却因祸得福，使得他这一支落了个贫农的家庭成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过得坦然平静。老姥爷在我母亲十四岁时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在我记事时，我姥爷和姥姥也都已年迈，虽然二老享寿也都接近九十，在我上大学期间才先后去世，但他们生前是否喜爱戏曲，我却无从得知。我追述这些，是想说像这种乡绅家族，即使没落已久，多少也总会有些遗迹可寻的，对戏曲的爱好或许就是其中之一。在我直接接触到的外祖父家的戏迷当中，按辈分和年龄排序，第一是我大舅。他老人家生于1925年，就在本书付梓期间，大舅因病去世了，享年八十九岁。大舅年轻时做过很多营生，其中之一是“扎戏棚”。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有庙会的村子都有戏园子，但绝大多数戏园子



里只有一个露天的戏台,没有任何固定的屋宇建筑。戏园子平时就那么撂着,赶上庙会唱戏时,才临时用木杆和芦席在戏台上搭出符合演出要求的舞台,并在台下搭建足够容量并能遮风挡雨的观众席。这项工程既比较浩大,又需要技术,大舅是这一行的好把式。现在想来,大舅喜欢扎戏棚,除了是一种谋生手艺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全程免费看戏。这一点我没有当面向老人家求证过,完全是自己的猜测。第二位就是我母亲。第三位是我三舅。三舅生于1947年,我们自小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很多关于三舅聪明多艺的描述。三舅是中学老师,年轻时教体育,后来改教语文,我上高中时就受教于三舅。三舅篮球打得极好,亲自跟我说“文革”期间曾和一帮球友自组队伍,从石家庄一直打到广州。与戏曲有关的,我记得小时候在三舅的房间里看到过墙上挂着京胡和月琴,但没有听他拉过或弹过。此外听母亲说,三舅小时候无师自通地练过一点“武把子”,三舅也亲自和我说过自己年轻时跟头翻得很好,并详细讲解过翻跟头时腰腿用劲的诀窍。三舅还擅长书法,听说我写了本《戏外乱弹》,马上书写了彩页插图中那幅草书作品“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唱念做打舞,步法身眼手。仁义礼智信,琴棋书画酒。京剧真国粹,世间百态有”赠我。总之,这几位长辈戏迷,主要是爱看戏,亲自演唱却谈不上。对戏曲真正酷爱并付诸实践的,是大哥王雅和大姐王真。大哥和大姐都是大舅的孩子,小时候跟随我母亲生活过较长时间,所以在我们心目中,“哥”“姐”前面那个“表”字,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大哥主要是操琴,是石家庄一个票房组织的成员。大姐则专习青衣,梅、程、张诸派均下过功夫,在圈内小有名气,还参加过票友大赛。听过大姐演唱的一位老先生曾赠诗称赞:“龙州飞荡国粹声,字正腔圆驻足听。疑为桂娟来行邑,却是王真展艺容。”^[1]胞兄英辉,对戏曲虽不擅歌之,却也喜欢观赏品评,我在家时,兄弟二人



[1] 敝邑河北省行唐县,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聚居生息。尧自唐(今河北定州北唐城村)赴平阳(今山西临汾)即帝位(公元前2357年),南行经过此地,因名南行唐。三代时分属并州和冀州,春秋时属鲜虞国,战国初期属中山国,赵灭中山国(公元前296年)后属赵国。公元前291年,建南行唐邑。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割真定(今正定县,赵云故里)地置南行唐县。后历有章武县、永昌县、恒阳县之称,948年复名行唐县。1958年并入新乐县,1962年复置行唐县。2009年,中国地名文化